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新刊權載之文集
一

顧廷龍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刊
刊
權
載
止
父
錄

顧廷龍題

據北京圖書館藏
宋蜀刻本影印版
框尺寸悉準原書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影印說明

宋蜀刻本唐人集是現存宋本中規模最大的羣體，《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共收宋蜀刻本唐人集二十三種，可分爲三個系統：一爲北宋或南北宋之際的刻本，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字，世稱十一行本；一爲南宋中期刻十二行本，行二十一字；一爲南宋中期刻大字本，每半頁十行，行十八字。三系統各本的存佚情況如下：

一、北宋或南北宋之際刻十一行本：

（一）駱賓王文集十卷

唐駱賓王撰。存卷一至卷五，卷六至卷十配毛晉汲古閣影宋鈔本。

（二）李太白文集三十卷

唐李白撰。存卷一至卷十四、卷二十五至卷三十。卷十五至卷二十四配清

康熙五十六年繆曰芑影宋鈔本。

(三) 王摩詰文集十卷

唐王維撰。全。

二、南宋中期刻十二行本

(四) 孟浩然詩集三卷

唐孟浩然撰。全。

(五) 孟東野文集十卷

唐孟郊撰。存卷一至卷五，目錄十卷全。

(六) 劉文房文集十卷

唐劉長卿撰。存卷五至卷十。

(七) 劉夢得文集三十卷

唐劉禹錫撰。存卷一至卷四。

(八)陸宣公文集二十二卷

唐陸贄撰。存卷一至卷十二。

(九)新刊權載之文集五十卷

唐權德輿撰。目錄、序殘。正文部分存卷一至卷八、卷二十一至卷三十一、卷四十三至卷五十。

(十)新刊元微之文集六十卷

唐元稹撰。存卷一至卷十四、卷五十一至卷六十、卷三十第一、二頁。正文前有劉麟序和目錄。

(十一)張文昌文集五卷

唐張籍撰。存卷一至卷四。目錄存。

(十二)張承吉文集十卷

唐張祜撰。全。

(十三) 姚少監詩集十卷

唐姚合撰。存卷一至卷五。目錄殘，亦存卷一至卷五。

(十四) 皇甫持正文集六卷

唐皇甫湜撰。全。

(十五) 李長吉文集四卷

唐李賀撰。全。

(十六) 許用晦文集二卷總錄一卷拾遺二卷

唐許渾撰。全。

(十七) 孫可之文集十卷

唐孫樵撰。全。

(十八) 司空表聖文集十卷

唐司空圖撰。全。

(十九) 杜荀鶴文集三卷

唐杜荀鶴撰。全。

(二十) 鄭守愚文集三卷

唐鄭谷撰。全。

(二十一) 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唐韓愈撰。《文集》卷五至卷七、卷十七至卷二十四、卷十二第一頁至第三頁、《外集》卷一至卷十係清人鈔配。

三、南宋中期刻大字本

(二十二)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三卷志三卷

唐韓愈撰，宋文謙註、王儔補註。正集卷十二至卷十八據宋池州刻白文本配補。

(二十三)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四十五卷

唐柳宗元撰。首序、本傳、末後序鈔配。

以上各本，均經專家鑑定。

中國的雕版印刷術起始於唐，最初祇限於佛經、字書、曆書等的刊刻，「色類絕多，終無經典」。（《冊府元龜》六〇八卷）長興三年，五代後唐宰相馮道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纔使這一技術推向正經正史，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宋代時，雕版印刷已普遍運用到經、史、子、集各部類的書籍和佛藏、道藏。宋代刻書，以浙本（浙江地區刻本）、蜀本（四川地區刻本）、建本（福建地區刻本）最負盛名，而浙本最優，蜀本次之，建本再次之。四川地區是宋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北宋初的《開寶藏》、南宋時的《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眉山《七史》等大型圖書都在四川雕版印刷，因此是雕版印刷人才集中的地方。再加上四川的木材資源豐富，為刻書創造了重要的條件。宋蜀刻本唐人集是四川成都、眉山地區的刻本，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有「蜀刻唐六十家集」之說，流

傳至今的除上述二十三種外，尚有日本靜嘉堂藏《李太白文集》三十卷，與此次影印的北圖藏本爲同一刻本，曾經王敬美、徐乾學、繆曰芑、黃丕烈、陸心源收藏，自陸氏後流往日本。一九八七年，巴蜀書社以日本靜嘉堂藏本的影印本影印。學者稱北圖配補本爲宋甲本，日本藏本爲宋乙本。又，日本崇蘭館藏宋刊大字本《劉夢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每半頁十行，行十八字，黑細口，左右雙欄，版心上記卷次，中記葉數，下記姓名，以橫綫欄斷，無魚尾。每卷首行標題，次子目，目後接正文。民國時由董康影印出版，《四部叢刊》據董康影印本影印。宋代版本，歷經滄桑，幸存者寥寥無幾。因此，現存宋蜀刻本唐人集在以上二十餘家唐人集的版本中，大多是最早最珍貴的版本。

宋蜀刻本唐人集南宋刻十二行本十八種除《杜荀鶴文集》外，均有「翰林國史院官書」長方大印，表明這些本子元明時爲官署所藏，其中陸宣公、權載之、元微之、張承吉、張文昌、皇甫持正、李長吉、許用晦、孫可之、司空表聖、鄭

守愚等十一種文集又鈐劉體仁印，知其自「翰林國史院」後爲劉體仁藏本。研究者認爲係劉體仁從官署携出以爲己有。劉體仁，清順治進士，歷任刑、吏二部郎中。二十三種宋蜀刻本唐人集中的藏書印和有關著錄，說明了這批書在明、清和民國時都曾經著名藏書家收藏。其中如明項元汴、毛晉、清黃丕烈、徐乾學、汪士鐘、楊氏海源閣、陳揆稽瑞樓、瞿氏鐵琴銅劍樓及現代的袁克文、傅增湘、張元濟、周叔弢等。書首及書尾的題識，反映了他們獲書的經過和對藏本的評價等，有不少可取之處。

與上述二十餘家唐人集的其它版本相比，宋蜀刻本唐人集所收作品的多寡往往較接近於當時著錄或唐人序文，這對於考訂作品真僞、檢核原作散佚有很大意義。在校正文字衍脫舛訛方面，宋蜀刻本唐人集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傅增湘先生曾以明嘉靖本孟集校宋蜀刻本《孟浩然詩集》，「開卷五序即改訂至一百餘字」，「其它文字不同者幾於無首無之，多至不可勝計」。（傅增湘《藏園羣

書題記·校宋蜀刻本孟浩然詩集》)又傅氏以家藏元微之集與宋蜀刻本《新刊元微之文集》卷五十一至卷六十對校,更取盧文弨校記互相參證,「通計十卷中改定凡三百八十餘字,而題目中增溢之字尚所不計。其溢出盧校之外者,至八十餘字」,均賴宋蜀刻本校正。(《藏園羣書題記·校宋蜀本新刊元微之文集殘卷》)類此種種,殆難臚舉。當然,宋蜀刻本唐人集亦有奪訛文字,未可盡從。作爲一個羣體,宋蜀刻本唐人集在行款、刀法、字體、避諱等方面所反映的共性,足以成爲鑑定同類版本的依據。大字本韓、柳文集中縫的刻工姓名,是宋本鑑定的有力證明。二十三種唐人集中所鈐的大量藏書印,是古書版本收藏研究者的寶貴資料。因此,宋蜀刻本唐人集得到古籍研究者和版本學者的重視,是理所當然的。

我社影印出版宋蜀刻本唐人集,所據均爲原書,由北京圖書館古籍特藏部和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提供底本,其中北京圖書館藏本二十二種,上海圖書館藏

本一種。影印本保留全部原書面貌，包括版框尺寸、藏印、題識等。各書後請專家撰寫跋文。日本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劉夢得文集》和臺灣藏本《新刊權載之文集》之卷四十三至卷五十，暫付闕如。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一月

權載之文集序

銀青光祿大夫充集賢殿大學士楊嗣復撰

唐有天下二百二十載用文章顯於時代有其人然而
自成童就傳以及考終命紹巾筮仕以及鈞衡師保造
次必於是視聽必於是文采皆正色而無駁雜調韻皆
正聲而無竒邪滔滔如江河東注不知其極而又處命
書綸綍之任專考覈品藻之柄參化成輔翊之勲初中
終全而有之得之於相國文公矣公諱德輿字載之天
水人也族望祖宗之遠當官行已之道語在國史銘於
壙而碑於途此不敢詳今所載者因緣文業而已早歲
爲淮南江西從事椽管記室之任屬詞詣理奏入而報
可移文走檄疆事迎解登朝爲起居舍人改駕部員外

郎換司勳郎中遷中書舍人凡四任九年專掌詔誥大則發德音脩典冊洒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小則褒才能叙官業區分流品申明沮勸無誕詞無巧語誠直溫潤真王者之言公昔自纂錄爲制集五十卷託於友人湖南觀察使楊公憑爲之序故今不在編次之內其他千名萬狀隨意所屬牢籠今古窮極微細周流於親愛情理之間磅礴於勲賢久大之業不爲利疚不以非廢本乎道以行乎文故能獨步當時人心伏非以德爵齒挾而致之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外名者十七人及爲禮部侍郎擢進士第七十有二鸞鳳杞梓舉集其門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方且繼居重任者猶森然

非精識洞鑒鑒其詞而知其人何以臻此耶憲宗皇帝
紹開中興始初英明申戚提法武功既愈文教是圖元
和五年冬執政暴疾既瘖且痺未旬日而公作相憲章
儒術潤色王度使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迄浹於幽遐
我之所長時以推戴玉立冰潔無緇磷遷染之譏以文
德自終豈徒然哉嗣復不佞發跡門館儀曹台席皆忝
前躅公之元子中書舍人璩不幸短命其嗣憲孫泣奉
文集求鄙效冠篇首雖觀於巨海難挹於波濤而藉用
白茅所資誠敬其五十卷次第具在集目謹序

